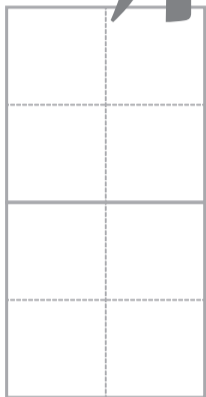


上城区委宣传部与钱江晚报联合推出系列文化报道

荷花池头，

府治



临安

文天祥被任命为临安知府，是在德祐二年(1276年)正月。

彼时的南宋朝廷，已然风雨飘摇，就如寒风中最后一片叶子，叶已枯黄，只余一点力气挂在枝头。

凤凰山麓的皇宫大内没有多少过年的喜气，临安人日日在元军南下的战报中胆战心惊。临安府治紧邻西湖，景致甚佳，但很显然，文天祥没有闲情逸致把目光投向一旁的湖光山色，或许，即使偶尔瞥见，心头陡然增添的却是大好河山即将沦陷的悲情。

临危受命的文天祥据说只当了19天临安知府。他在前往皋亭山元军营中谈判时被扣。

二月初五，5岁的宋恭帝率领文武官员在祥曦殿向北遥拜，正式发布降表和谕降诏书。虽然之后南宋小朝廷另立幼帝，一路流亡，直到3年后在崖山一役中彻底毁灭于怒海波涛之中，但从名义上说，从太皇太后谢道清带着宋恭帝投降那一刻开始，大宋王朝已不复存在。

名为南宋行在、实为国都的临安城，在元代改称杭州，元代杭州路总管府仍设于南宋临安府治中。



南宋临安府治，在如今杭州上城区河坊街荷花池头一带，清波门北面，对照《咸淳临安志》，大致包括了现在西至南山路、东至劳动路、北至孔庙、南至河坊街的区域。

最初，临安府治并不在西湖边。

在1129年宋高宗把杭州升格为临安府前，杭州只有州治，在凤凰山吴越王旧宫。宋高宗驻蹕杭州后，决定在凤凰山东麓修建皇宫，临安府治因此迁址。

至于迁往何处，有说法搬了三次。

1130年四月，中书舍人季陵提议把府治迁到城北祥符寺附近(今祥符桥一带)。但皇宫和三省六部等中枢官署都在城南，如此一来，办事常常需要穿过整个临江城，费时费力。于是，两年后的1132年，知府宋辉上书，把吴山脚下的州学改建为府治。根据1167年成书的《乾道临安志》记载，至迟在1167年之前，府治最后向南移到了清波门北侧的净因寺旧址，从此，与明媚的西湖山水做了伴。

在之后的时间里，踵事增华，临安府治仿佛也被西湖四时风光浸染，逐渐成了后来的模样。门口有桥，府治内亭台楼阁，除了有治事之所，还有诵读书院、宴客厅堂和小型园林，中和堂、有美堂、清暑堂、听雨亭、牡丹亭、香远楼、竹山阁、荷花池，取名清雅，别有宋人意趣。

如果因为临安府治与西湖近在咫尺，以为终日良辰美景、赏心乐事，那恐怕就是误解了。

临安知府是个特殊的位置。皇城根下，达官贵人云集，府衙里的这把椅子着实不好坐。

知府大多由宗室和皇帝亲信任职，甚至，太子也曾兼过“府尹”——那是在孝宗乾道七年(1171年)四月到九年五月间，太子赵惇成为临安府最高长官。也因此，即使后来太子不再担任府尹，继任的临安知府也不敢正衙而坐，而改在正衙东侧的东厅办公。

这个位置的难，从走马灯一般的频繁换人，可见一二。从1129年杭州升临安府到1276年宋恭帝向元投降，147年间，临安知府调换多达150人次，平均不到一年就调换一次。能满三年一任的，寥寥无几；超过三年的，仅五人。像文天祥一样，在任不到一个月的，竟有13人之多。

没有几分胆识，怕是做不了首善之地的知府。翻查史册，此类掌故屡见不绝。

赵子瀟，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，两次知临安府。一年元宵，张灯甚盛，游人繁多。有无赖流氓刻五色印，上刻“我惜你，你爱我”六字，涂上墨油，趁热闹不被人注意时印在女子衣服上，一时人心浮动。赵子瀟将计就计，找人装扮成贵妇上街，当场抓住。审问之下，无赖的头头竟是宗室子弟，旁人皆不敢问津此案。赵子瀟以“叔父”名义，“巨箠笞之”，事后上书朝廷“自劾”，宋高宗也无可奈何，时人佩服其刚决。

如果说赵子瀟是借重了自己的宗室身份，同样两任临安知府的马光祖，骨头显然更硬。

那是一个荒年，临安缺粮，一时米贵。宋理宗的亲弟弟荣王赵与芮囤粟如山，却不肯放粮救济。马光祖接连三日请求谒见，荣王均辞以他事，不见。三次拒见后，马光祖索性不走了，“卧客次”，睡在王府，硬生生逼出了荣王(宋理宗无子，荣王的儿子被立为太子)。面对这样的权贵，马光祖厉声道：“天下孰不知大王子为储君，大王不于此时收人心乎？”荣王仍以无粟推脱。马光祖从怀中拿出记录：“某庄、某仓若干。”荣王无可辩驳，只得拿出粮食救荒，“得粟活民甚多”。

荣王晋升福王后，将王府空余的房子出租给百姓，曾状告住户不付房租。百姓却说拒付是因王府房漏不修。诉状递到马光祖手里，他如此判道：“晴则鸡卵鸣卵，雨则盘满钵满。福王若要房钱，直待光祖任满。”一桩诉讼，判词竟致莞尔一笑。

三

如今的上城区荷花池头一带，是一片繁华的居住之地，而我对这里的历史记忆缘于清代弹词《再生缘》的作者陈端生，她的故居就在附近的勾山樵舍。800多年前那个卓乎高美的临安府治似乎被时间抹去了一切痕迹。

不，还是有不可磨灭的印记留了下来，它们被时间锁在了地面之下。

2000年5月，在荷花池头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，发现了南宋临安府治遗址。

发现的遗迹是一组以厅堂为中心，前有庭院、后有天井、周围有廊房环绕的封闭式建筑群，厅堂室内地面甚至残存着“变形宝相花”印花方砖漫地，这在临江城考古中是首次发现。在古代的重要建筑中，地面是用砖石铺成的，叫做漫地，最著名的当属故宫三大殿的“金砖漫地”。南宋临安府治也有方砖漫地，可见规格不低，而富丽雍容吉祥的宝相花，确也配得起堂堂首府衙门。

考古专家们的激动之情难以抑制。几位国家级专家专程赴杭州实地考察，得出结论：临安府治遗址规模宏大，反映的官府建筑式样在全国无其它遗址可与其相比，南宋临安府的重要性绝不亚于1995年发现的南宋太庙遗址！

府治的发掘，入选了当年“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”，轰动一时。为了保护它，发掘结束后进行了回填，如今它依然静静躺在地下。

或许是因为南宋谢幕时最后的悲壮，在阅读史书时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跳过南宋这一页，即使这一页里有我喜欢的辛弃疾和粉青官窑。

在杭州生活了20多年，有时候，我会忘了它也曾是一座古都，和长安，和金陵，和北京一样。现代化的步伐太快，更多时候，我们习惯了她的现在的模样，而遗忘了她曾经的容颜。800年前的南宋，仿佛离我们很远了，远到连梦里都不会出现。

有时，我会羡慕西安，随便地下一挖，都是惊艳世界的宝藏。

直到这次重读南宋，哦，不是她不惊艳，而是我这么多年来忽略了它，她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惊喜，南宋皇城遗址、南宋御街、南宋太庙、临安府治府学、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、修内司窑址、德寿宫……这串名单很长，长到我需要对照着地图重新认识杭州。

细看地图，杭州城里那么多从南宋保留至今的街巷名字，每个背后都有一段渊源，原来，她早就融入了今天的生活。

就像荷花池头，虽得名于明代，但南宋临安府治里的一缕荷香，依然飘到了今时。

在上城

上城区清波街道依托文化坊巷建设等载体，不断深化宋韵文化的传承和展示，与辖区内外的文化单位、文创企业合作，围绕南宋文化、国学经典、传统节日，定期为居民举办文化互动、艺术培训和展览。

清波街道还充分挖掘包括荷花池头在内的街巷文化，串珠成链形成“宋韵文化行走路线”，为居民游客提供“游、观、品、学”一体的宋韵文化参观体验之旅。

